

斯大林與 歷史科學

葛利夫著
人民出版社

斯大林與歷史科學

葛利科夫著

余元金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1317
斯大林與歷史科學

著者：葛利亞
譯者：余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城西單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殺士路)

1-30,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三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說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蘇聯科學院爲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出版了一本論文集，題名爲「獻給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這部書對斯大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各方面的發展和貢獻作了系統的介紹，是研究斯大林著作的重要參考用書。

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斯大林是科學底大師」；第二部分是「斯大林時代底科學」。我們擬將第一部分先行譯出，爲便於讀者閱讀和購買，各篇分出單行本。其篇名及作者如下：

斯大林底科學天才（瓦維洛夫）

斯大林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底大師（波斯伯洛夫）

斯大林發展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理論（尤金）

斯大林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底巨匠（米丁）

斯大林底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維辛斯基）

斯大林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底創造者（奧斯特羅維加諾夫）

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問題理論（卡馬里）

斯大林與歷史科學（葛利科夫）

斯大林與文學問題（葉戈林）

新生活底建設者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底革命理論，創造了科學的著作，這些著作奠定了切現代進步科學的發展底理論基礎。斯大林同志在指導所有科學和文化方面的進步活動時，對於歷史科學尤其有更多的指導。

斯大林同志在其著作中反覆地強調指出用歷史觀點對待一切現象的巨大意義，認為這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是必要的。

斯大林寫道：「……有一個科學部門的知識，却是所有一切科學部門中的布爾什維克所必須具備的，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社會發展規律、無產階級革命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規律以及共產主義勝利的科學。……列寧主義者決不能僅僅是他自己所喜愛的那門科學的專家，他同時還應當是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積極關懷

本國命運，通曉社會發展規律，善於運用這些規律……」（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七八三頁）

斯大林在其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曾特別明顯地說到闡明社會發展底規律的科學。

「不言而喻，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已不復是一堆『偶然現象』，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底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底研究已成爲一種科學。」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怎樣複雜，都能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準確科學，能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同書，第七一五——

爲了估計這些思想對於歷史科學的全部深度及意義，就必須注意到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的學者正在力圖埋葬歷史這門科學。他們散佈着極端反科學的「理論」，復活着文德爾班、李克特等人底反動觀點，而把法則性的科學（Номоте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與敘述性的科學（И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對立起來。這就是說，把正確意義的科學、精密的科學、研究一定現象底規律的科學與只能描寫個別現象的科學對立起來。

在俄國革命前的歷史科學中也同樣散佈着這些反動的觀念。如克琉徹夫斯基那樣的俄國歷史學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在克琉徹夫斯基底書中讀到：「……任何民族歷史底科學價值，取決於特別的局部的結合底數量，取決於這種結合所表現出的共同生活的某種因素的特質底數量。在這方面，一個國家底歷史假如是其他國家內已經發生過的現象和過程底重複，只要在歷史上可能有類似的事件（着重點是我加的。——著者），那末它對於觀察者就很少有什麼科學價值了。」（克琉徹夫斯基：「俄羅斯歷史教程」，一九三七年版，第一卷，第一五頁）

克琉徹夫斯基公然懷疑各種現象和過程在各個不同民族中有重複的可能，並且拒絕承認這種重複有任何價值，即使這種重複竟會不如他所確信的那樣在某一地方出現。拉

波—達尼列夫斯基和其他許多資產階級的俄國學者基本上也抱着同樣反科學的歷史觀點。實際上，他們是企圖消滅歷史這門科學。波克羅夫斯基和他的「學派」甚至在革命以後的時期還起過同樣的歷史科學取消派底作用。他們以主觀唯心論底、馬赫主義觀點底精神來歪曲馬克思主義，試圖以庸俗的「經濟唯物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種歪曲也導致歷史科學本身走向消滅。

同樣的反動理論至今還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存在着。它們得到積極的支持，並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盡力傳播。

這種與馬克思主義敵對的「理論」之所以能够出現和繼續存在是不難瞭解的。在這方面，可以找出完整的規律性。當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無產階級開始作為獨立的和積極的政治力量出現時，俄國底封建領主和資產階級就提出了這樣一種理論，說是俄國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因為俄國有農村公社存在。當時，與這種預言相反，無產階級還是在俄國出現了，當無產階級展開了獨立的階級鬥爭時，私有制底「原始性」和這種制度底牢不可破的「理論」就開始提出來了。當馬克思關於世界歷史過程底規律的學說，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循序更替的學說開始傳播，並因而得出了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暫時性及其被另

一社會制度所代替底不可避免性的結論時，就有人提出了資本主義底「原始性」和資本主義牢不可破的「理論」來和這種理論對抗。資本主義似乎是永恆的：它既存在於古代世界中、也存在於中世紀中，而現在還是存在着。好像資本主義在過去始終存在着而且將來還要永遠存在下去似的。當然，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裂痕不會看不出來。於是極端反動的石普林格爾便以一種能使資本主義社會底庇護者滿意的「理論」來回答這個顯明的事實，這種「理論」就是說資本主義底瓦解將不是前進到社會主義，而是後退到中世紀的封建制度。

列寧對於資產階級科學中的這種驚惶失措狀況作了如下的描述：「對科學地分析現在事物的可能性感到絕望，拒絕科學，慣於蔑視任何的概括，規避任何的歷史發展『規律』，用樹木遮住森林——這便是……流行的資產階級懷疑論底階級意義……僵死的和奄奄待斃的煩瑣哲學底階級意義。」（「列寧全集」，俄文本，第二十卷，第一七九頁）

斯大林以其關於歷史過程理論的著作保衛了歷史科學，使那些消滅歷史科學的企圖不能實現，並在新的條件下，即在蘇聯社會主義勝利底時代和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浪潮高漲底時代，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斯大林以水晶似的明朗和無可反駁的說服力來談論歷史這門科學。在其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斯大林同志寫道：「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既然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關聯、互相制約，那末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當然也就不可如歷史學家常作的那樣從『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是要從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相聯結的那些條件出發。」（「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七〇九頁）

斯大林同志接着強調說：「顯然，沒有這種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觀點，那歷史科學就會無法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這樣的觀點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同書，第七一〇頁）

歷史發展底基本規律在於不斷的運動和不斷的發展，在於舊東西的衰亡和新東西的生長，在於新東西與舊東西的鬥爭，在於從舊到新的革命轉變。由此就可以否定「什麼『永世不移的』社會秩序，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同書，第七一〇頁）

斯大林使自己的理論原理具體化，並列舉出從古代到今日的人類歷史底一般情景：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七二七頁）斯大林強調了每一種形式底特徵而着重指出了階級鬥爭在社會經濟結構交替過程中的意義。

社會從某一種結構前進到另一種結構的運動是飛躍式地通過革命而進行的。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說道：「奴隸革命是把奴隸主消滅了，是把奴隸主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廢除了……農奴革命是把農奴主消滅了，是把農奴制的剝削形式廢除了。」（同書，第五四八頁）

但是，這些革命，不外乎是以一種對勞動者的剝削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剝削形式。「只有我們蘇維埃革命，只有我們十月革命，才力求不是用一種剝削者來代替別一種剝削者，不是用一種剝削形式來代替別一種剝削形式，而是根本剷除任何剝削制，根本剷除所有一切剝削者，所有一切富豪和壓迫者，不管他們是新的也好，舊的也好。」（同書，第五四八頁）

斯大林把社會經濟結構交替中的規律稱為社會學的規律，並強調說在個別結構內部還有其他的社會學的規律存在着。當然，斯大林在這個場合是指資本主義而言，但是顯

然地，這種見解也適用於其他的社會結構。

斯大林寫道：「關於在資本主義發展底各個階段上，資本主義底規律怎樣改變着，它們的作用怎樣依改變着的條件為轉移而被限制或增強，——這個問題提供了特別的理論價值……」（「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九卷，第一六六頁）

斯大林也講到從一種結構到別一種結構的過渡時期底規律性問題。

斯大林在揭破那顯然是故意地把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確定」為五十年到一百年的人民公敵托洛茨基以後，重新談到歷史：「封建經濟體系大概是經過了二百年，也許稍微少一些，才證明了本身之優於奴隸經濟體系。否則是不行的，因為當時發展底速度非常之慢，而且生產底技術是非常原始的。」

「資產階級經濟體系大概也經過了一百年左右，或者還不到，就證明了本身之優於封建經濟體系。還在封建社會內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便已表現出它比封建經濟體系要高些，並且高得多。這種時間上的差別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經濟體系有較快的發展速度和較發達的技術。」

「從那時候起，技術顯出了空前的成就，而發展底速度也變得簡直是突飛猛進了。」

(《斯大林全集》，俄文本，第九卷，第一三六——一三七頁) 斯大林由此作了一個結論，便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只需要較短的時間。

斯大林也論及歷史科學中最重要的社會歷史過程底兩方面：思想底作用和人類意志對於各族人民歷史生活進程的助力。斯大林同志把社會思想底起源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嚴格地區別開來。

社會思想產生的根源在於社會物質生活底條件，在於社會的有在。社會思想就是社會存在底反映。有些學說是在奴隸制度下發生的；而另一些不同的學說，則是在封建制度下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的。各種不同思想的區別「不是由於思想……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因為在各個不同社會發展時期有着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本，第一四六頁) 為社會上進步勢力底利益服務的新的社會思想，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底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

可是新的思想產生以後，它們本身便成爲能促進新任務的解決和促進社會前進的極重要的力量：「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

所具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為它們為社會所必需，因為若沒有它們那種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工作，便無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本，第一四八頁）思想既已在業經成熟的那些任務底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物質生活……」（同上）一個想像一根紅綫似地通過斯大林底全部著作，這就是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才是照耀着社會的革命改造的道路，照耀着消滅剝削制度的道路的思想。

斯大林也講到人們底意志對於各族人民歷史生活進程的助力問題。他強調說：「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過程，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於人們有意識的自覺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地發生的。……

「第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因為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已遇到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第二個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

不會覺悟到、不會瞭解到、也不會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謀得某種直接的、可以感觸到的益處。」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文本，第一六一頁）

這當然不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意義，不是否認偉人們底作用。他們之所以偉大是由於善於理解自己的時代。「英雄、傑出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改進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傑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確瞭解社會底發展條件，却竟不顧社會底歷史要求而胡作亂為，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末他們就會變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霉人物。」（同書，第二七頁）

斯大林根據確實的實際材料來闡明人類社會生活中的規律，從而表明了歷史科學作爲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真正科學的意義，並給了各種企圖加害於整個歷史科學的資產階級反動捏造以新的、有力的打擊。

斯大林也給了那些試圖「批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並曲解這個理論底基本思想的資產階級僞造者以打擊。

對那些在每一新的歷史階段上都以新的形式來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現象進行

鬥爭，是需要採取迅速的反擊的。在這個鬥爭中，斯大林非常明確地、有力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

作為理論家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底繼承者的斯大林，他的創造性天才底威力，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黨中央工作底總結報告（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中鮮明地表現出來了。

斯大林在嚴厲地斥責和嘲笑了那些慣於依照馬克思主義古典作者的現成方案來生活，而「安然躺在火炕上來咀嚼現成答案」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又向「現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提出要求，要他們不局限於讀熟馬克思主義中的個別一般原理，而要他們領會馬克思主義底實質，要他們學會估計到社會主義國家已在我國存在二十年來的經驗，最後，要他們學會依據於這個經驗，根據馬克思主義底實質，來把馬克思主義中的個別的一般原理具體化，使其更加確切，更加完善」。（「列寧主義問題」，中文本，第七八九頁）

在這個總結報告中，斯大林確認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底某些一般原理尚未儘量闡明，尚不充分」這一事實，並指出現代人中間「還沒有完全明確地認識……關於